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此夷狄之用夷狄之禮也。注云不當朝桓失之。

十八年君子辭也。言君子之恕辭也。其賊非吾所得討。

莊五年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此所謂內大惡諱。

注指下文王入子突謂避王者兵非也。

六年不得意致伐。上雖諱之而仍致伐以顯其實。

齊人來歸衛寶。左氏曰衛俘深沒其文諱取賂以犯王。

命使若取所歸者乃前伐衛所獲之俘焉爾。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書齊人者見魯前非主兵後。

分齊利以殺內惡也。

八年非師之罪也。傳意謂非師病而所以出者則病也。

九年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下言取子糾則明是。

脫文。

其言入何篡辭也。入者難辭也糾與之爭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一經意惜伐齊之師不用于
襄存之日而反于襄之既亡勞師欲定讎嗣顛倒失正故
獨書敗傳似失之

十二年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鄒不繫齊所以成叔
姬之志叔姬一婦人能植其節隱然若紀未亡也

十三年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以非兩君故不盟于
壇上也

十九年諸侯不再娶 不再娶者恐後夫人危嫡子爲宗
社之禍

二十年齊人伐戎 魯不與師而大書之嘉其能憂中國
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不言月譏公之忘其在二十
五月之中也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本譏忘哀而舉親納幣者大惡

諱但因事以見意也注謂不譏喪娶舉淫爲重非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人方有喪而行嘉好之事故不稱使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知有禮義威儀則人之也

公在外也 在外故不書來朝

二十九年何譏爾凶年不脩 築邑脩廢皆荒政也其譏者與告糴同例然則并此無之者其得罪于百姓益甚矣 紀叔姬卒 申其志節也

三十年鄭者何紀之遺邑也 至盡也 觀此知樂生不取

二城之意矣

三十一年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傳未必合

三十二年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不書葬者賊不討

也與閔公例同

閔元年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 季子力不逮爾此傳進退無據

冬齊仲孫來 前書公子慶父如齊後書公子慶父出奔莒中間復入不見于經二傳以爲慶父者近之繫之齊者既外慶父亦譏桓公爲伯主不能遏亂萌于早也 左氏以爲齊仲孫湫則從下書高子來盟之例兩存其說可也以春秋爲春秋 以春秋爲春秋者據經以解經也注謂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恐非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久留定魯故不月

僖元年上無天子 至則救之可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不得已也

二年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 前已書狄入衛則

此非爲桓公諱也穀梁得之

曷爲爲桓公諱 至則救之可也 義同而復舉之者如詩人之有詠歎所以見春秋之不得已而作

葬我小君哀姜 上不稱姜氏者齊絕之也此仍言哀姜者從其實

四年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致伐楚者大其績也楚於是始懼中國故又見于詩之頌月者見其役之重注謂危公之久非也

十四年曷爲爲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存亡國死君難特皆反覆再三發例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故不繫晉

十五年晦者何冥也 春秋不書晦故以書冥釋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 是一作提釋文徒兮反若經本

作是則不必注且明其爲魯語矣初學記晦日引之作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旣書邢人則不得不書狄人相

屬之辭也邢棄親卽狄啓亡國之聲使與狄等乃所以譏

邢也邵公以爲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恐迂鑿

十九年蓋叩其鼻以血社也。山海經傳引此作叩其鼻以聃社音鈞餌之餌既不見于釋文許氏說文亦無之。

二十年西宮者何。至記災也。終前用致大人傳。

齊人狄人盟于邢。亦相屬之辭。齊無能繼桓公之志者。譏自見也。注謂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恐非經意。

二十一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然則下釋宋公之經亦諱中國見釋于夷狄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上不書楚子執于獻捷著其實。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爲中國諱不爲襄公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夷狄。

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不書葬魯卽楚背宋不會其葬傷中國之無人也。

二十六年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外內同辭者恥。

卽夷

二十八年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大其能攘楚討夏之卽夷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時溫地已入于晉則是致天子于其國中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者也故以天王自狩爲文明非晉之所得私挾也 如陋儒則先書王狩矣此聖人之權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言及者元咺首禍也注謂是下大夫別尊卑謬

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當定從鄭康成之說魯旣僭郊何以獨祭三者也

魯郊非禮也 謂之郊者地在郊也注謂天人相與交接之意非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與國爲體也

天子祭天與天爲體也諸侯祭土

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三望穀梁注言泰山淮海者得

之河非所祭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桓公城楚邱文公則聽

衛之遷帝邱顧私怨而昧夷夏之辨則城濮之戰豈出于

天下之公義哉書此者傷天下之無伯注言惡衛畏人非

也

文元年會葬禮也

此注中論親親失賢甚備但恐于經

意非要

二年先禘而後祖也

此祖禘二字借說

僖元年傳此

非子也臣子一例則不爲昭穆但不得先之耳詩云莊公

之子孔子取之

五年王使榮叔

注法天者舍者臣子職以至

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按去天者恐因成風爲妾失禮
六年是月非常月也此傳與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不同
然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不專在冬時矣則此說爲
長

七年以師外也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
要以無功當誅也按注甚謬時晉未立君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
遂會伊雜戎盟于暴以其名遂故不言遂而再著其名
九年以諸侯之踰年卽位至三年稱子也禮文散軼當
以此法參互求之

十年臧孫辰卒自莊二十八年書告糴于齊至此凡五
十年

十二年子叔姬卒其稱子先君之子也
其賈奈何母弟也母弟雖女弟亦貴之

以爲能變也。至是難也。此與能悔過不相蒙。

河千里而一曲也。注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按此兒戲之語。

十四年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至貴則皆貴矣。皆勝出。

也。注以爲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恐非。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商人既公子則書。

弑其君之子文義，複重相亂，故從成君之例。

十八年秦伯罃卒。按此是康公。注云：穆公未知何據。

宣六年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

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按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不復見，子經

者無事，可書爾。公子翬如齊，逆女，非復見乎？此公羊家之

曲說也。

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卽自愬。膳宰之事再拜，則

知過之意，故下曰心忤。

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

妾子以宣公爲僖公子異聞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時楚方盛

魯事晉怠

十年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如宋之歲幣

十一年此楚子也至不與外討也稱人者討賊之辭也

雖外討猶之乎稱國以殺爾人陳不譏而於殺徵舒焉譏

乎

十二年大夫不敵君至而與楚子爲禮也大夫不敵君

此則夷夏之辭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寇者敵國之辭注謂傳序經意謂

晉如寇虜非也

十五年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此漢書所笑龜

茲王也

成元年作邱甲 注解作甲不合

二年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大夫敵君不貶者曲在齊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 書齊侯者對郤克言之齊既悔過臣不可以敵君也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至盟于蜀 方與晉伐齊旋背晉而與楚其失在內故先書公會嬰齊而獨于下盟正其猶夏之罪

十年齊人來媵 伯姬獨三國來媵意宋王者之後其書則爲錄伯姬也

晉侯孺卒 不書葬者楚人方盛魯不會葬傷中國之失霸也

十五年臧宣叔者相也 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

獨行相事之證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按弟無後兄之義自大夫言之也大夫之生也不臣其兄弟則死亦不得以爲子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讖赴者之踈

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 至會吳于向 獨士匄

公孫嚙書未詳豈其餘皆非卿耶

二十九年公在楚 前年十二月書天王崩楚子卒天王崩而不反楚子卒而公留所以讖公且傷中國也

爾殺吾兄 至 以其不殺爲仁 季子能殺光則討賊也力

不逮而去之不懷其寵抑亦庶乎能潔身違亂者歟不殺爲仁則公羊子或未盡也

昭十年晉欒施來奔 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十二年晉伐鮮虞 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橫而顧伐

鮮虞所以失伯也

定六年二名非禮也 東漢禁二名本此

十二年秋大雩 觀此則聖人正有放過處不事事爭也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齊喪而三

家伐之無已所以深著其無君非譏哀公之替其恩也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至此小國皆卒日葬月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吳楚

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 至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

之侵衛而譏于此何哉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孔子所親見何爲但書春而

不月蓋天心之仁愛無往不復麟之出也固亂極反治之

祥孔子道雖不行於一時猶以筮之來者春秋始終以春

亦猶易之雜卦始乎乾而終以夬一陰決去卽爲乾之意
云爾愚聞之師說如此蓋服膺而弗疑也

反袂拭面涕沾袍 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歟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上卷

汲古閣本

長洲何焯肥瞻

史記集解序

馮鈍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

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輕於詆古人也尙論
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背經違理非毀
周孔至於無父無君阿而闢之可也賢者文詞時有出入
理宜糾正其言則應婉順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出
口一何容易且所云亂道者正据班固之論也游俠貨殖
之傳詞旨激揚有爲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固
爲正論然亦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
論談當文景之後尙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
與韓非同傳仲尼爲世家自序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
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揚子雲言無分別蓋亦

未審耳子長考信於六藝奉之以著書造次必稱仲尼一味抹煞概云亂道何耶至於班固不好自非失心病熱何至出此語哉亂道最文章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經真屬強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甚多疎略或有抵牾誠所不免然索隱已詳之矣太史公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伯規模卽不能舉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有不朽故從略耶

五帝本紀

鈍吟云黃帝始制文字宜始於黃帝也禮有

五帝德書有二典史公據以爲書

藝五種

修和農之舊政也

淳化鳥獸蟲蛾

蛾古蟻字

帝堯者放勳以下云云

鈍吟云左史紀言尙書春秋是

也春秋傳以釋經太史公合而一之 又云古文尙書出
孔氏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
餘篇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所載多古文又尙書多古語不
易通遷所載頗易其本字卽太史公之書傳也或譏之似
未得其旨

日中星鳥夜中星虛 春言日秋言夜順陰陽之道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云云 鈍吟云直据孟子則諸家
異說自廢

重華父曰瞽瞍云云 世系亦倒敘

舜舉八愷使主后土 天官者相之職舜自主之八愷則
主地官也

詩言意 詩言志此獨作意接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
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
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

歟

北發西戎析枝渠廛氏羌 氏疑當作氏

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姁氏 曰姓姁云者其後子孫多

遂以爲姓而當時則其氏也

學者多稱五帝至末 鈍吟云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

明矣

孔子所傳至 儒者或不傳 太史公本此

夏本紀壺口治梁及岐 康成釋禹貢惟以漢地理志爲

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鄭注以貞作句

殷本紀湯崩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灾 按漢書公

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爲御史者

祖已曰王勿憂 殷之及王多曰祖某此祖已疑王之兄

弟其下云祖伊亦仿此孔氏以祖爲其氏而云祖伊祖已

之後恐非也

封紂比干之墓三句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此傳寫之誤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圍立子亞圍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者國 者卽黎

虎賁三千人 干字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干字不知何時

謬改

自棄其先祖肆犯不答 犯作祀

號曰共和 鈍吟云共和周召相與和而修政也不必如

汲冢竹書之說

續而去之 去一作藏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 陸云觀婁敬之言當時直謂

周都洛矣不容無辨

秦本紀 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爲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
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插敘晉楚事爲多按莊襄之世
秦已盡取周地固繼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
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
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爲二也

其賜爾阜游 游當作旃

蹠公二年南鄭反 南鄭春秋戰國時屬楚

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如此

虜其將屈罔 罔作甸

武安君攻皮牢拔之 一本無君攻二字似脫

秦始皇本紀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卽上所謂相國

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項燕得立以爲王也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刻所立石其詞曰 詞俱有韻

發北山山石椁 椁字疑衍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當爲輪寫之意連其材也舊作寫放解恐非

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亭林云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上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及前代地理志並無榮成山余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土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晉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正之

贊楚師深入戰于鴻門 此深入謂周章之師

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以下對前僅得中佐說

夫并兼者高詐力以下 承上攻守勢異而暢言之 鈍

吟云史公以賈生推言一句全載過秦論三篇另是一格
其先列第三篇者論始皇興衰應始皇自以爲三句次列
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興邑西垂等句末列第二
篇者總論其大勢歸到二世結耳

項羽本紀 鈍吟云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本
紀班孟堅漢書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按當時
羽實主約漢封巴蜀羽爲之也故太史公用共工之例列
于本紀

江西皆反 江西猶今言浙西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鈍吟云自此一路往西擊

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一路向西此引而東暫以兵
敗也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自此東歸

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各就國 鈍吟云楚兵初起

憂在七秦須立六國以樹黨六國立則秦已失天下獨有
關中耳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徙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
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處此當何如耳馮氏亦
成敗之見也

乃其殺魏豹 其字談

高祖本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 一本無擊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兵 大敗垓下 項王大敵

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

情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

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衆乘之項

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也當楚人既動則繞出其後矣漢書無之

皇帝在後 皇帝二字史駁文也時高祖尙未卽皇帝位

呂后本紀太后封大臣 封作風

贊 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

在其中矣

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一循漢書作修是也功下無

臣字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句一亭林云漢書多有食晦者蓋

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故夫馴道不純 馴古訓字

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 言外可思益見補武

紀之謬

三代世表蓋其詳哉 與下蓋其慎也以詳慎二字作關

鍵

于是以五帝繫謀尙書世紀。諸本尙書下有集字

六國表或曰東萬物所始生一萬疑作方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虐作後

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大字上脫一非字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

甄疑作甄

小者不軌干法。干作子

要之以仁義爲本。仁義爲本言當不失親親之初意以

至于孤立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十二。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信武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陵漢書作漢

清陽。漢書作清河二千二百戶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隗元年 呂作召

禮書禮由人起 至所以捐社稷也 此下皆荀子

故堅革利兵 至刑錯而不用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 至流滯狹也 以下又本荀子禮論

樂書復次以爲太一之歌 與下天馬二詩卽漢書禮樂

志所載也稍節其文耳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 遂小字宋本作聽

律書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耗作耗

丑者鈕也言陽氣在上未條 條作降

孰能祀天地之神 在作存

天官書隨北端兌 兌漢書作銳古字通

右四星曰天棊 四作五

輔星明近 輔星漢書作柄輔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羅下漢書有列字

三曰九游 游漢書作旂

下有四星曰狐 狐作弧

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 下曰字作日字

其趨舍而前曰羸 趨音聚羸作羸下同

左待在寅 歲德所在

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 居字疑衍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音字小字宋本作晉

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 下曰字作日字

心爲明堂營惑廟也 營作熒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 小字宋本光作九者作

音

躁園以靜 園作國

其色大園黃淖 淖與澤一字

出而留桑榆間 注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

千里按舉日作氣言而字衍

疾其下國 疾漢書作病下同

未盡其日過參矣 日作日矣作天

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 日作日

當出不出是謂繫卒 繫作擊

右數萬人戰 右作有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 暈作軍

國皇星大而赤 注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按

記上脫一志字

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 及下脫炎火二字按漢書亦

無炎火二字今從柯氏本增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上于字衍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 王朔人姓名望氣者見李廣傳

四始者候之曰 日作日

西北戎菽爲注爲成者按者當作也

天之五佐爲經緯經字疑衍

羸縮有度羸作羸

月變修刑修作省

次修穰次上有其字

常大赦載句未詳

二曰以辰未詳

封禪書而幽王爲犬戎所害害作敗

作廊祠後七十八年祠作時

薄山襄山也山下脫一者字襄作衰注同從汲古後人

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楊雄河東賦合也

遂以十月至灞上灞作霸

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秦自以水德黑

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

司命施摩之屬 摩作糜

尤敬鬼神之事 事作祀

上有古銅器 古作故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砂作沙下同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亭林云鼎湖宮名漢書揚雄傳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湖當作胡故卒起甘泉而行

右內史界史記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閩鄉絕遠且無行

宮

壽宮神君 小字宋本無重四字

天子祓然後入 祓小字宋本作祓

閒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思 思作息

不吳不驚 驚作驚

卿有札書曰 札小字宋本作禮

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小字宋本作天

獨見旗星出如瓜 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見也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鳴小字宋本作明

河渠書 鈍吟云水患莫大于河故最詳國用莫急于漕

而民間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語脉復井井

山行卽橋 注一作權權改作權

入于勃海 注河徙東郡更注勃海勃作敦下同

岸善崩乃鑿井 亭林云岸當作崖漢書古今人表屠岸

賈作屠崖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頽像人之顏額者非其指

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辨之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注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填小字

宋本作通

而關中輔渠靈輒引堵水 堵作諸

東海引鉅定 亭林云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溝洫志同

平準書孝景時至益增修矣漢治始衰于景帝

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武帝侈心自楚士導之

率十餘鐘致一石注鐘六斗四升作六石四斗

獲首虜萬五千級所獲首虜皆以一爲十士馬死者十

餘萬則實數也

天子乃損膳損膳與上布被對

廢居居邑註服虔曰居轂于邑也轂小字宋本作穀

錢益多而輕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如說是瓚說非也

二曰重差小曰下脫一以字按小字宋本無以字

三日復小攬之 攬作隨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 武亦欲爲俠者變而用之于縣官耳

然不能半自出 不能半自出者皆聚而爲盜也

湯奏異當九卿 異當作當異

于是商賈中家 至用益饒矣 始之以重歛繼之以奪攘

其貧者既爲盜賊富者知不可保亦爲不終日之計武帝之不亡者賴祖宗休養之澤深耳

命曰株送 株送當從註應劭說此本二事如說非也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 漢書作欲留留處之字乃寫作

二點傳誤作之

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 伐作代

一國之幣爲二等 小字宋本作三等

吳太伯世家吳使季札聘于魯 鈍吟云詳季子事太史

公之志也史記雖無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未得太史公之旨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貶爲知太史公也

齊太公世家 鈍吟云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太史公所敘詳略得宜後人不能作矣 又云宋人論三代時專以意見揣摩安得如此妥直

左杖黃鉞以下云云 鈍吟云載今文尙書泰誓太史雖學古文亦不廢今文

與太公作此泰誓 鈍吟云按尙書不言太公惟此泰誓有之與詩相應

釐公九年 此下見春秋

桓公元年春 齊桓公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 三子專權 鈍吟云舉隰朋亦見管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按鮑叔先管仲死不得管仲病時

尙存也太史公不以爲然故不載舉朋語耳

桓公十有餘子二句 鈍吟云一總以下敘五公子魯立

其事勞如亂絲太史敘之條理秩如也

避齊亂故在衛 五公子事至此完

關止有寵焉 陳完世家以爲二人

太史公曰吾適齊云云 一贊只論齊所以強

魯周公世家 前据詩書後据春秋

武王克殷二年 已下事詩書所載注家參錯不同此書

又不同 卜居焉曰告 告作吉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一段 與左傳不同

贊詞 妙在先引孔子二句 鈍吟云魯有春秋經故所

論止此其後得失不復言

管蔡世家 敘事鍼線甚密

與車子乘徒七十八 子作十

曹叔世家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鈍吟云世家書魯

隱公立春秋之始也

衛康叔世家 敘莊公處不同毛傳

晉世家 十年代千畝有功 代作伐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 重敘起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 至族滅之 鈍吟云微與左氏

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畜于公宮與趙本紀亦相同

韓厥曰趙襄趙盾之功豈可忘乎 至爲趙後 鈍吟云此

言事後耳立趙後非在此年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敬侯當是

烈侯

楚世家楚東侵廣地 至泗上 春秋止此

鄭世家於是與惠惠王歸 當作周惠王

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 犢作備

楚反鄭晉兵來救 反作伐

趙世家 鈍吟云太史公敘事事有抵牾者皆兩存如周本紀依古文尙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疑以傳疑也有大事而紀載不詳難敘者缺之史闕文也夏本紀不詳有窮后羿事而于吳太伯世家見之趙世家言殺趙同趙括趙嬰齊左傳頗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別有所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考太史公時書不存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絕得以大子後世苟有其文何得削之後世之輕議古人可恨也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定翁謂太史公去春秋不遠趙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

憲宗以後人其記宣室爲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
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初疑載秦穆公趙
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之要非無謂飛廉惡
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有不可知
也史家妙用亦難爲尋行數墨者道矣

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干畝載 載作戰

趙盾弑其君 使家之書法也

晉國之政卒歸于趙武子 武作文

奉邑侯于諸侯 侯作俾

財王所以賜吏民 財作聽

卿秦將而攻伐 伐作代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云云 蘇秦合從不載

世家

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 地作弟

贊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則此嗟惜深痛之詞譏之者俱非

韓世家公子咎公子蠆蝨 蠆蝨國策作幾瑟

田敬仲完世家 以田完制名所以別于太公之齊也 故陳桓不得立 桓作完

田常成子與監正 正作止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 按前已云殺監止此疑衍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 長子作子長

救韓趙臣擊魏 臣作以

孔子世家 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據素王之說 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

以盜篡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

已而去魯

至

由是反魯

總提

孔子生鯉

至

世家

陳涉世家 鈍吟云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可與張耳陳餘並為傳不當為世家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所置自項梁未起以天下之命制于一人之手升為世家太史公之旨也

外戚世家

鈍吟云通卷皆言命

又云先本六藝言妃

匹之際係天下之興亡此正言也而漢之諸后或不由德特言命以志感慨文有煙波

蓋難言之也

鈍吟云妙在此句不然與上文不相顧矣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二句

此處似不宜斷

漢興呂娥姁

鈍吟云已作呂后本紀此只略敘與班書

不同意

非天命孰能當之 自前敘至此是一篇文字

皇后母子女寵 下母字作毋

長公主欲子王夫人 子作予

荆燕世家澤以將軍擊陳陳豨 衍一陳字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卿 宰作幸

太呂欲立呂產爲呂王 太呂作太后

代王亦從代至四句 與齊世家不同

齊悼惠王世家齊王使路中大夫告子太子 太子作天

子下太子復令亦作天子復令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 至乃太公兵法也 鈍吟云使歐陽

公敘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

如此媿媿

贊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昌黎原鬼因此生意

絳侯周勃世家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立武帝條侯爭
之故疑其不能事少主

續絳氏後 氏作侯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上卷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下卷

長洲何焯吧瞻

伯夷列傳 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
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大旨有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
章雖遺冢可疑而無徵不信如由光是已一曰闢幽積仁
潔行雖窮餓巖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伯夷顏淵
是已

太公曰此異人也 異作義

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 至因而去之 一部管子數

行盡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鈍吟云以一心事三君晏子之節

也此一句大有關係

贊 鈍吟云傳內事亦出管子但不敘其書直撮略其行

事文甚有裁製

老子韓非列傳

震川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聯

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近時刻本每人界斷必小司

馬之陋也 鈍吟云道德之言流失有二莊子放蕩晉人

尙虛浮而亡申韓劔刻秦人尙刑名而亡太史公以莊子

申韓同傳有旨哉小司馬不知也

謚曰聃 此謚曰聃亦謚曰洞簫之謚非易名也

迺遂去至關 抱朴子云遇尹喜于散關或以爲函谷關

申不害篇本于黃老而主刑名 刑作形

韓非篇喜刑名法術之學 刑亦作形

人或傳其書至秦 傳作得

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越春秋云武吳人

也

吳起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二魯字衍

伍子胥列傳 鈍吟云孟子疏有西施事引史記今本無之知此書已爲宋人刪削矣按孟子疏乃南宋一邵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孫宣公爲之恐不足据或所引者他書誤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彼見求之并禽 求作來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閻云三十下當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曾蒧字皙 震川云按蒧古點字聖門有三蒧曾蒧公西蒧奚容蒧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震川云月離于畢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明言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商君列傳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座諸本俱作廕蘇秦列傳城方二千餘里 城作地

據衛取洶巷 巷作卷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至豈可同日而論哉 震川云所以

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者至願大王孰計之 震川云所以言衡之害實

擇而不得之意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案索隱幕字絕句顧朗仲云斬字

絕句謬也

今王秦仇讐以伐援國 秦作奉

封曰凡天下戰國七 封作對

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至此其勢不相及也 得蜀則易

于舉楚古今形勢同也

陳軫篇主以其言爲然 主作王

穰侯列傳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 此武安與應侯不

平之根

王翦傳始王聞之 王作皇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亞夫祖之以破吳楚卽高祖之于

黥布亦然也

至鄴南 鄴作蘄

孟子荀卿列傳 鈍吟云此篇總敘諸子前篇言老子附

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于諸子且窮其流失也商君秦之

所以興亡有事業故別敘韓子只敘其書申子事不詳只

與韓子同論少司馬不知也

作王運 王作主

淳子髡篇豈寡人不是爲言耶 是作足

荀卿篇楚有尸子長廬 長廬一作長盧正義曰長廬九

篇

阿之吁子焉 吁別錄作芋子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爲靖郭君 亭林云以號爲謚猶之

以謚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與此
同王裒賦幸得謚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 本無將字

平原君虞卿列傳明日嬖者至平原門 嬖作躄

虞卿篇趙王召樓昌 亭林云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
進說亦是 一 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
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開關通弊 弊作幣

魏公子列傳 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爲國
之存亡所係也

偏贊賓客 偏作徧

而公子親往車騎 往作枉

如姬資之三年 資之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春申君列傳主又割濮磨之地 磨新序作歷本一字

磨乃傳寫之誤

其于楚王之爲帝有餘矣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左施以東山之險 左作王

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黃歇滅魯殄周公之

祀卒就誅夷固天道也

范雎蔡澤列傳爲其割榮也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

索隱之說非也

贊范雎蔡澤所爲一世辯士 世作切

樂毅列傳襄王使樂乘伐廉頗 伐作代

贊其本師曰河上丈人 本師猶言祖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篇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邯鄲二

字當爲欲戰

李牧篇滅檣檻 檣作擔

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篇繫阿徧之辭哉 徧作徧

屈原賈生列傳漁父見而問之 鈍吟云詹尹漁父皆實
有是人非若後人文字之寓言也

賈生篇 鈍吟云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

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并重其詞賦與漢書異意

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 衍一世字

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 卽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

生怪之也爽然自失亦謂賈生更不下一語含蓄無盡

呂不韋列傳見而隣之曰 隣作憐

刺客列傳曹沫篇 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

無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乎

聶政篇重自刑以絕從 按徐注絕從讀如字

荆軻篇被有善有不善 被作彼

李斯列傳而誦莫大于卑賤 而作故

丞相謬其說繼其詞云云 始皇有子二十人而無尺地

之封故其後趙高得乘其孤立行其易置樹子之謀其
固始于李斯破淳于越之議也詳敘于始皇本紀中而李
斯傳復備載始末正爲後半血脉

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與上郡 與作於

故吾願賜志廣欲 賜作肆

謂之爲桎不亦宜乎 桎下有楷字

先生之時 生作王

蒙恬列傳中軍府令趙高常從 軍作車

陰用荆朝之謀而倍秦約 朝作軻

張耳陳餘列傳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云云 鈍吟云鄭

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爲諫至石勒以爲此法宜失

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爲失策何也蓋

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

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其勢變不同耳

張耳與陳與相見 陳與作陳餘

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 問作聞

陳餘多說項羽曰 陳餘下有客字

念諸侯無可歸者 者下有曰字

留傳趙王 傳作傳

今王事高祖甚恭 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

皇帝

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爲樂昌侯 爲上有壽字

黥布列傳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亭林云當云使九

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不一

淮陰侯列傳廣武君季左車 季作李

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 聽作輕

未至井陘口三千里 千作十

止舍夜傳發 夜下有半字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六句 鈍吟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也兵不爲用與驅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陳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使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收野之事太公背洹水向山坡信學之也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 鈍吟云破趙立張耳撫之破齊亦不得不自立時齊王尙在楚兵雖敗齊反覆之國非王無以鎮之信亦實語也

漢王出成臯一段 鈍吟云漢使至韓信必有証驗故漢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非他國敵人所能爲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 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漢王亦悟

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

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如是而已
時乎時乎不再來 無下乎字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 鈍吟云韓信自負其能已據千里
擁強兵漢卽忌之無如之何且忠信而多功取之無名若
背漢子楚楚不可必以一身支二雄其事難爲與漢滅楚
長王干乘信以爲便此所以猶豫也

信持其首謁高祖于陳 鈍吟云信反必用鍾離昧斬昧
其不反自明然高祖欲取信不反亦不免自解無益此信
之失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于淮陰侯一段 震川云陳豨事疑
出告者之口按必相國與呂后文致之者 鈍吟云陳豨
以賓客盛爲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
逆謀且豨以信幸爲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
主之威據大國者也何爲先自疑而有反慮乎

信

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
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
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却未及此 又云太史
敘彭越直云呂后使舍人告之敘淮陰則詳其反迹贊語
亦以爲真反也又功臣表告英布反者賁赫封期思侯告
韓信樂說封慎陽侯不聞告彭越者亦不同也

韓王信盧縮列傳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頓作煩

陳豨篇及高祖七年七月 作十年

贊是以日疏事危 事作自

張丞相列傳申屠嘉篇劉舍爲丞相 舍作舍

陸賈傳陸生竟以壽終 在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朱建篇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此篇仍歸重陸生

贊至平原君子與余善 標目不列平原蓋附書也謹嚴
如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鈍吟云秦人廢三代之禮樂漢高馬

上得天下先王之制崩壞廢缺有間矣爭功殿上妄呼援劍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且夕安矣夫自古以來開國承家有百年之內全不立上下儀制者哉且叔孫未嘗典禮樂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略有節度如此至于百年庶幾可興三代之禮樂耳濶哉二生真腐儒也

鼂錯傳 七國之反人情皇皇未知成敗關中已搖矣而朝廷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錯不信列侯悉任之將兵或與吳楚連和卽不然戰有利鈍則有章邯降楚之事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虛故欲自居守此其計出於不得已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讒言至一有撓沮更易則敗矣蘇子瞻之論未得其情也然觀錯舉措亦自不能辦矣始言削吳旣乃言以徐僮之傍與之此何說哉直欲媚吳冀其自止耳景帝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祇一鼂

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當
日君臣以刻薄爲事天下叛之宜亡國者也不亡直幸耳
萬石張叔列傳雖齊魯諸儒質行質對也比校其內行
慶于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猶然如此猶然作然猶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敘事甚佳贊不稱與任安事
不合疑錯誤

扁鵲倉公列傳與百神遊于鈞天鈞作鈞

橋引案杙橋作橋

太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亭林云按徐廣
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三十九歲也
脫十字

病得之流汗出滌滌作滌

卽爲藥酒盡三日日一作石

故胃滿汁出伏地者汁作汗

有數者能異之 能作皆

吳王濞列傳錯爲御史大夫說上 鈍吟云鼂錯無謀之
人其言云吳削亦反不削亦反似也然旣知吳當反宜先
有以備之則吳可削也及其舉事反聞一無所施乃欲以
徐僮之傍所未下者與吳不反則削之一反卽益之此何
說哉錯有可死之道四行事無次第一也官不過內史任
事又淺不爲天下所服一旦取祖宗之法令紛更之公卿
列侯宗室人人不平錯何以自安輕脫無術二也當時處
心積慮而反者只一吳耳諸侯王無與也宜先施恩尉安
之使人人自保則吳人無黨欲反不能獨舉吳乃可滅吳
滅則七國在掌握矣先削楚趙膠西何耶是動天下之兵
也不知時三也李斯商君以刻薄變詐取天下當列國之
相爭也漢有一統之天下宜恩威並濟以公道行之列國
雖強大難制然漢之骨肉同姓天子之藩輔呂氏之禍亦

于諸侯也汲汲求其罪如與之有讐者爲天下當如是耶此與二世之行督責何異不知人無黨四也一時名臣將相漢所以平七國者更無一人爲錯所厚可知其無所知矣錯者一天資刻薄讀書不解事之亂臣耳誅之恨不以罪然千古更無一人能言其失者吾不知何也

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爲年薄太后服私竅服舍 爲年作年爲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篇引繩批根 根音痕當作根 誤作根

灌夫亦時丞相陰事 時作持

武安起爲壽一段 敘鴻門易此際難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上只撮敘五語卽及兩人相毀却

于韓大夫口中補敘則一時廷辨乃不寂寞無色

後不敢堅封 封作對

上未有太子云云 梁與淮南事首尾亦相映以見兩人
之賢否 鈍吟云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王事何耶豈
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徃徃困于小人也

贊音被惡言 音作竟

韓長孺列傳安國持重 持重二字是眼目

將兵繫卻吳楚 繫作擊

李將軍列傳 以李將軍次匈奴傳前見北邊非將軍不
可寄管鑰惜乎其不善用之也

亭是乃徙爲上郡太守 徙上郡太守當是欲敘匈奴入
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乃
徙上郡也

匈奴列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唐作居

故冒頓常徃來侵盜伐地 伐作代

文帝以中尉周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名作舍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備錄和親詔書繁而不
殺窮兵黷武之誠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

二主已和親 主作國

贊不參彼已將率 鈍吟云參彼已者卽兵法云知彼已
也注引詩彼已之子似失之 下卽繼以衛霍公孫宏而
全錄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之意深矣 此贊以定哀
微詞發端當知此意

衛將軍列傳教與壯士篡取之 教字衍

敗韓將軍軍 安國也

封蒲泥 封作討

而驃騎尙穿域蹋鞠 蹋鞠二十五篇漢書附兵家技巧

中

長平侯仇伐侯 伐作代

李息篇出代從三歲 從作後

公孫敖篇復以因杵將軍

杵作杆

贊衛霍將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却許其能知時變以保祿位非以示譏

平津侯主父列傳是章朕之不得也

得作德

主父偃傳衛將軍數言上書不召

書作上

何征而不服乎載

載作哉

乃遂族主父偃公孫宏以議朔方族主父二人合傳猶

之袁盎鼂錯也

南越尉陀列傳侍諸侯變

侍作待

別興變夷

變作蠻

東越列傳令諸校屯預章梅嶺

預作豫

朝鮮列傳許其軍以報天下

下作子

天子誅逐

逐作遂

西南夷列傳冉駹爲汶山

注應邵曰今蜀郡岷江鉤

吟云岷江當作汶江

司馬相如列傳所不足者非材也財宋本作材古假借字也

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及作乃

驚乎仁義之塗驚作驚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事漢書作者

其進仕宦進作於

勇期奮育奮作賁

斯征北僑斯作廝北作伯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鈍吟云封禪古禮也自宋真宗以

矯僞舉其事儒者諱言之遂以此爲人主失德之舉古道之廢于宋非一事也可勝歎哉後世雖有周成王漢光武不敢行矣

續韶夏韶作昭

故軌於夷易易遵也 於作跡

贊 揚雄以下二十八字係漢書贊語一本削去

淮南衡山列傳丞相臣張倉 倉作蒼

士五開章 五當作伍

淮南王安傳塞環轅伊闕之道 環作轅

收太平之賦 平作牛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鈍吟云伍被與王造

反謀寔也雅辭稱漢美語皆出于被蓋爲此詞希望得不

死耳非寔也史公敘此甚明

衡山王賜傳主又數侵人曰 曰作田

以爲淮南巴西 巳作已

及太子爽王后不孝 作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循吏列傳 鈍吟云所列循吏五人略其事實有空敘有

敘其逸事者止寫性情氣度而循吏一片惻怛湧現

太史公曰法令云云 鈍吟云此敘亦刺時之言

孫叔敖篇三去相而不悔 悔作悔

子產篇 不用左傳

公儀休篇見其家織好布 本作布好 鈍吟云太史公

敘循吏而本朝無一人焉以爲循吏必如古諸人則可若漢書所載太史公猶以爲未慊耳不然文翁在景帝時何不存之耶 又云太史公敘子產孫叔敖二君有政事勲業皆不敘濶略僅數語若曰爲吏當如此也二君一邦名相當與管晏並傳此敘循吏非爲二君作傳也與漢書不同

汲鄭列傳 鈍吟云汲黯傳多敘公孫宏張湯之過失

游狹任氣節 狹作俠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損之 損作揖

贊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北雍本作交態乃見 藁石君

云循吏傳後卽次以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何太史公
深得春秋之旨所謂定哀之際則微也武帝好爲更張黯
尙無爲之化而以鄭當時附之蓋當時尙黃老言亦無爲
云子嘗讀二漢書班有循良傳蓋指武宣時之刻覈而表
揚之以爲循良之難得也范則如杜詩之儔皆置之列傳
蓋光武明章之代吏皆謹慤不必另立名目也此又史家
論世深旨法太史公而妙者也

儒林列傳 尙書不列孔安國傳其書未列于學官也

申公篇令申公傳其太子戊 戊作戊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疑字下重一疑字

伏生篇 鍾吟云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

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多不同錯所不知者凡十
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按此言妄也濟南穎川相去不至
甚遠青之與豫何至語言不通俗言語或有小小異同書

是文字何至以土語傳受妄一也伏生有孫亦必有子使
女授書二妄也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自是伏生弟子其
書不出晁錯錯雖十不得二三張生同郡人必得真本三
妄也史云秦時藏書壁中至漢定乃得十九篇是伏生已
有本不假口授四妄也伏生口不能正言未聞喪明晁生
受書必應寫本伏生豈不一視五妄也顏籀載此言于漢
書注使宋人因此生疑竟無辨者不可解也按此條辨證
精核有功于今文尙書當如三劉之例附見漢書 葉石
君云儒林諸公皆取其廉直而異于公孫宏者太史公以
爲武帝雖好文學而所重者公孫宏張湯而已張固刑名
法律而公孫宏乃曲學也適足以亂道而聖人又不在區
區書卷間故命之曰儒林而已此蓋對公孫宏而發下卷
酷吏則爲張湯而發矣其次第條理不爽毫髮如此太史
公受學于董仲舒仲舒之學具于天人三策茲不載之非

故抹煞也蓋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救時之失三策雖合于正道而當時不能行之班固所以載之者蓋謂國家有如此學術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視之 鈍吟云漢興文學於焚書之後學官所立各有大師傳之有本敘中甚明非取廉直也公孫宏漢相有功業自宜特傳此非不取也廣厲學宮仲尼之道興千古之美事也用酷吏一代之大失也乃云太史公爲張湯公孫宏不亦末乎子長不善張湯公孫宏則有之矣非作傳之本旨也聖人不在書卷宋儒之言周程以後方有此學問子長時無之也 又云傳中兩言公孫宏側目轅固排董仲舒皆刺之也

酷吏列傳寧成篇出從數千騎 千作十

趙禹篇吏傳得相監司 司似當讀爲伺謂互相監察也

張湯篇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 漢書作挈令

揚主之明云云 傳敘張湯不沒其善

是湯益尊任 是上有於字

買臣楚士深怨 漢書地理志云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

并兼故其民俗畧同當日目買臣爲楚士者此也

義縱篇遷爲長安及長安令 上長安作長陵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漢書注平氏杜衍二縣名

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輕繫卽注中解脫桎

梏鉗赭也

然取爲小治 取音趨

上幸鼎湖病久 湖當作胡 廷下漢書有尉字

王溫舒篇以治獄至廷史 任漢書作往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追求

失之旁郡國梨來 梨來漢書作追求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徒諸作徒請

揚僕傳以牧司姦盜賊 牧應作收本漢書
其吏多以權富 權下漢書有貴字

光祿徐自爲曰 光祿下漢書有勲字

尸亡去歸葬 尸亡去亭林言家人竊尸而逃也 漢書

作妻亡去歸葬

諸輔都尉 輔漢書作部非也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屬

中尉

減宣篇詆罪以爲大逆 詆作抵

贊拊擊賣請 拊作扑

大宛列傳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騫以建元中奉

使至元朔元年從擊匈奴封侯是未及十年此云十三歲

疑有誤

然聞其四可千餘里 四作西

若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用作南

游俠列傳

秦任法律赭衣盈路漢初矯木過

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保首領武帝時禁
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教想
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歎之蓋有由
哉

近世延陵 亭林云延陵謂季札

佞幸列傳患者則趙同 患作宦

滑稽列傳贊優頭搖頭而歌 上頭字作孟

東郭篇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以同與

王先生篇武帝時徵北海北守 下北字作太字

西門豹篇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 異作里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以同與

皆衣繪單衣 繪作繒

民可以樂成 以同與

日者列傳 此文學莊子而爲之者也託之季主以詆訾當世

龜策列傳亦以決疑之卜 以作有

署聞夏殷欲卜者 卜下有筮字

悖背人道 或以悖字讀句

褚先生曰云云 按此卷但有序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爲也今人概焉忽之惑于索隱有錄無書之一言耳

下有擣著 擣古稠字

蚺龍伏之 蚺龍卽乖龍也

仰天而視月之光以下 用韻

五采青黃以下 多用韻

長于黃土以下 多用韻

諸侯兵服 兵作實

桀爲瓦室 自桀以前雖天子皆茅茨也河淮以北瓦室尚少其猶古風乎

邦福重寶 福作福音副者從衣廣韻二十九宥中有此字匡謬正俗引東京賦仰福帝居亦從衣與福祿之福異也

神龜知吉凶面骨直空枯 面作而

卜病者崇曰 崇作崇

足胗手仰 手作首 鈍吟云太史公上窮天文下窮地紀中窮人事雖一才一藝無不具載故日者龜策貨殖列于卷末不必有其人凡以有其事者無不載焉褚生或有所補非本旨也

貨殖列傳良各甘其食美其服 各自以爲甘美無羨于外也

故善者因之云云 宜與平準書對看

故待農而食之五句 着眼

人富而仁義附焉 有天下者藏富于民以此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死于市者知榮辱恥犯法也

是以富商大賈五句 着眼

櫟邑北卻伐翟 伐作戎

昔咸人都河東 咸作唐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索隱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

掾此因衍也

而民雕悍少慮 捍作悍

而合肥受南北潮 潮作湖

果隋贏蛤 隋作隋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此下推廣而極言見貨殖不專商

賈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 下專言樹牧之利所謂本富也

通邑大都 約畧都邑歲時資用之數

子貸金千貫 金下有錢字

蜀卓氏之先 此下貨殖本傳

民工于市易買 市漢書作布

任氏獨取貴善 善字自當屬上句顏氏漢書注作善富

恐非

盡椎埋去就 亭林云椎理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而田叔以起 田漢書作曲

而桓發用之富 桓漢書作稽

冒脯簡微耳 冒漢書作胃

此皆誠壹之所致 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備言逐末之利微乎微矣只兩

字掉轉與平準書同一杼軸

太史公自序乃論六家之要指 鈍吟云史談黃老自是漢初之論至史遷當武帝時則重儒矣

因物爲合 合漢書作舍

人者生之本也 人作神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鈍吟云此下方是子長言六經前是史談之言也父子意不同孟堅不分別而并譏之未爲審篤也

春秋是非 秋下有辨字

春秋采善貶惡 至 謬矣 鈍吟云太史本意學春秋此與詞也

申呂肖矣 亭林云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

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以爲瘡者非

子產之仁 鄭世家獨稱子產之仁

無知名二句 出孫子

圖難于易二句 出老子

王翦之計 翦作翦

號令不順 順作煩

破神連 神作邗

第七十注 敬仲之言與漢書違錯王肅取之非也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下卷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一卷

長洲何焯記

高帝紀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寬仁愛人起自布衣代漢之本故首著之

令諸大夫曰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充禮諸大夫當謂此也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至遂不知老父處及此二事王氏

所謂記繁而志寡者也服虔以元爲長韋昭以元爲諡

師古謂韋說失之按西京人質無文長公主爲元理况一

代更無稱元者歸乎田成子豈非諡耶韋說無妨勝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

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始皇末年亡

聚山澤者所在而是故陳涉一呼雲會響應亂固不始于

二世也特繼世者復加以昏虐益速其亡耳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至秦將章邯破之 總叙于此

見秦已有必亡之勢

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 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寔一也按地里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作水者是也

秦三年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 史記

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遁至栗云云下乃云與魏將之軍并攻昌邑沛公蓋與越再攻昌邑也

襄侯王陵降 師古以晉灼王陵卽安國侯王陵之說爲

非按下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亦出武關之道則此王陵卽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時所假封爵耳功臣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

從非別一人可知

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 羽擅以邯爲雍王已不

守懷王之約矣

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不許賊臣真能扶義而西者矣

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至大破之藍田南 此卽韓信所

以破齊也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犯未

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改約字爲讀始厚齊王氏然文

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

仍舊也

傷人及盜抵罪 觀注中服虔李奇解抵罪之義則盜亦

當以減之多少科罪今法惟竊盜計減強盜則已行而但

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或恐過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注文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衝嶺今

移東在河南穀城縣按地理志宏農郡有宏農有新安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當爲宏農之新安也河南郡有穀成師古曰卽今新安然則非漢宏農之新安明矣潘岳西征賦注岳以元康二年五月十八日乙未自洛陽之長安二十五日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穀成去洛陽甚近疑非漢武徙關之地文穎注及後書郡國志更當詳考以求真是

二年拔隴西

至繕治河上塞

拔隴繕塞關中安固而後

東兵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旣反暴政且益足關中食

施恩德

至

復勿繇戍

稍休息其民使有樂生之心又略

知禮教而後用之此當日蕭何治關中規模也

兵出無名

至

天下之賊也

天下苦秦并起亡之秦

復搆兵以爭中原劉項曲直未有分也明其爲賊而後民望在劉不在項天下洶洶皆知非以自利動非無名之師比矣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以五諸侯爲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按韓王是韓信不當云鄭昌

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 越已有衆三萬故得獨當一面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 史記書此戰在六月立太子下此爲得之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兩月再蝕與魯襄公二十一年同歷家云或此月食在

交前而次月復食在交後亦時有之後孝文三年同按史記孝文本紀但書十月丁酉晦食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時關中大饑僅仰敖倉粟既爲羽侵奪甬道滎陽卽以乏絕不守其後劉賈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而曹咎等守成臯亦爲漢所破矣項王必引兵南走 至破之必矣 項王既引而南不能驟爲河北聲援取趙亦可以萬全矣 轅生之計卽伍子胥所以覆楚也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已舉燕趙則前所請益三萬人可收之以自將若盡奪其軍則張耳所北收趙地之兵豈足以東擊齊哉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至佐彭越燒楚積聚 既奪信軍乃可分二萬人與劉賈助彭越絕楚糧道矣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之間按藝文類聚當作澗然以上文孟注兩城相對之說觀之則如字也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章邯罪過於欣獨梟欣頭者以

其既降漢而復叛去故也

五年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 誅羽以正君臣之義仍爲

發喪哭臨者嘗受命懷王約爲兄弟故也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羽死所畏惡者

信故乘其不意而奪之軍此正所以息天下之兵端間不

容髮者也後陳豨之獄使信被參夷之禍則于報功之義

儉耳

義帝亡後至都下邳仍以義帝爲言終擊楚之殺義帝

者之事亦使信不自以徙王驚疑其家在楚又本所欲得

也

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 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則

不獨以罪沒身始爲官奴婢矣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

周其來遠矣

燕王臧荼反 臧荼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

最先反

六年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注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
縣平當以爲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
爲荆王 文穎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
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郟郡義同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漢仍其舊師古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之說非也皇帝本兼
採三皇五帝義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顏說出蔡伯喈蓋据
定陶恭皇孝德皇諸號以後事臆斷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
生聚日滋也

九年罪三族

按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

三族財注中張晏說爲是
或淳說不惟禍及身
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
張說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至盡拜爲郡守諸侯相用之
則國家收其效彼亦無所妄觀矣

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失禮之始至韋
元成貢禹始覺其非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注周昌已爲趙相御
史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
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二年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至亡可躋足待也
五
代郭威之事近之

上尊號曰高皇帝後世人主生上尊號不祥莫大焉

贊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漢之報本遠矣

漢承堯運

至得天統矣

順民心得天統此高紀眼目也

惠帝紀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以外郎爲散郎按外郎

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

乃借用舊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左氏云鄭祖

厲王似因諸侯王得立高廟附益之也

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

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

所不及也

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以漸城之則民不勞費可給檢察可精漢初休息天下事

必有次第若此卽國祚悠久之氣象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諸侯王遠近

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也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產子復二歲不嫁謫五算與武帝之口賦重困民產子輒殺者可以觀世運矣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五年九月城成明年六月乃始起市其修敖倉是當時亦有兩都並建之意

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旣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旣大故後世不之求備

文帝紀願請楚王計宜者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王踈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後書注云姚察云女子謂

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按此

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卽
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按此
說近之又按昭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賜民百戶牛酒元紀
初元元年夏四月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
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
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詔書獨繫以經
曰無侮鰥寡惠此災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
章懷之說詔書曰河南則止于河南尹所屬縣不普洽天
下與前書中事不同

元年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按當爲父後正
謂嫡長耳顏注非其曰非已生尤乖於理

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先建太子後立皇后
者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
命得著代之意 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

蓋周之天子逆后於媯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于立賤矣此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况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唯中尉宋昌勸朕至官皆至九卿高文二帝氣象雖不同其開誠無飾則一也

二年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周公留相伯禽之魯此其遺意

人主不德至災孰大焉 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

九年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無興革大事其簡如此後漢諸紀書事太煩碎矣

十三年今廛身從事至其除田之租稅 盡除租稅不可爲經常蓋欲極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之節儉亦莫之能行也

後元年孝惠皇后張氏薨 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
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此文帝之失張晏云廢處北
宮者仍外戚傳之文後卷景紀中三年顏注云廢后死不
書

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至次棘門 曰
屯曰次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 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
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
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按此則飛狐口卽代郡之常
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也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史
記索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
斷自己葬之後矣 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師古
及劉貢父駁正者是然大紅小組當如應氏之說閻丈百
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

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焉始按肅二宗

七日見常衮議中

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貢禹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汙吏坐臧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爲政不專于寬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助受賂不飭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槩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

景帝紀丁未太子卽皇帝位 文帝以乙巳葬旣葬乃卽位也史記云太子卽位于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削略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貢父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記十月于年終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子 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中二年令諸侯王薨注大行奏諡誅策 策者初封及除
官之策命注謂哀策者非

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 以腐贖死是則異于使無罪幼
童輕絕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矣

後二年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 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
富訾指此訾算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算爲郎耳

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至請皆罷 自此
乃一于儒術士始尙經學而揚于廷者有仲舒之對矣不

可謂非衛綰之功也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

臧皆下獄自殺 直筆

五年夏四月平原君薨 可不書于本紀

元光元年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仲舒傳謂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一月已有郡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其得人之著者言之。

四年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坐矯先帝詔非獨如師古所云黨灌夫也。

元朔二年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元朔二年藩國始分然而不能絕淮南衡山之謀也。

五年其令禮官勸學。至學者益廣。其議本發于宏故先著詔書以章人君興起絕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焉。

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

四年青至幕北圍單于。至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書功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

所以爲良史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更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此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其用同也

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以武帝之雄豈展拓都畿費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是時刺史不常厥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其合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史記儒林傳有秀才

以爲秀才史記儒林傳有秀才

秀才所由命名則出于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之文

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按旣曰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更從識者質之贊有

辨之文然

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謫者獨非民乎而使二十萬衆暴骨異域其不喪而僅報虐于子孫幸耳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從東方飛至敦煌則幾遍天下矣書其所見辭微而顯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此籍馬爲伐宛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按服說

亦據溝洫志東海引鉅定之文益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訛耳

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至何有加焉但美其文德而不及武功未始以不改恭儉一語見意可謂微而章矣自蔚宗以下未能然也

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母在位者至辟疆守長樂衛尉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開執燕與廣陵之口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至毋令民出今年田租稍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

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至要斬即成方遂兩書之以傳疑也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此事得禹貢甸服之本意可視年之豐嗇時時施行也

四年母收四年五年口賦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

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
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按其實則二也踐更卽是代人卒更
但以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人輸
戍邊三日之直于官官爲給與久住之人也蓋卒更卽古
者田賦出兵之制戍邊三日則仿力役之制爲之雇更卽
雇役之法所昉

贊承孝武奢侈餘敝至戶口減半 武帝之失因事著見
所謂不溢美不隱惡也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卽位十一月太
后乃歸長樂宮者懲昌邑前事也

本始元年詔內郡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師古曰中國爲

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爲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按此爲兩得之今取士以文章而爲緣邊設解額誤矣

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於爲人後之恩有加隆也

地節二年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尙書事 至以傅奏其言漢家氣象至宣帝復一變漸已任法不任人矣

侍中尙書功勞當遷 至品式備具 久于其任則諳習故事故品式備具也由此尙書權重人主得倚以裁決庶務東漢政歸臺閣不任三公原于宣帝也

四年詔曰父子之親 至延尉以聞 此詔最得法意非前人不知及此也蓋古者議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固在所原宥耳 父母匿子情雖同而平居失于不教故坐之然猶必上請將權衡其輕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

今郡國歲上繫囚課殿最以聞 今法監斃罪囚

官有罰蓋始于宣帝也

元哀元年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至各二人 宣帝雖不
儒然於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亦武帝家法也

年聞古天子之名至其更諱詢 宣帝因人有以觸諱

死罪者改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

二年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 平帝

元始元年始著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

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今彭祖特以賀舊恩得封蓋從

來殊數也

四年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誣告人

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縱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

震動也按以震為驚乃與下懼不能任之意協服說是

三年起樂游苑 樂游苑猶景帝之德陽宮皆自作廟也
微眇時尤樂杜鄩之間故以杜東原爲初陵而以樂游名
苑

甘露二年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所客議
中已發其端待以殊禮則恩自天子出耳

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至何足委任 德教不可不純俗
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亂又非盡由所操之
術其天資乃判智愚也

元紀初元三年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至或進
擢召見 陰陽月令發于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遠讓有行者光祿歲
以此科第郎從官 光祿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
夫正歲于宮中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
之餘意也

稼秋罷 如說爲近稼秋罷不成文義

四年詔曰安土重遷至令明知之 法窮則變此詔得之

五年頰川水出至士卒遣歸 此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農桑興至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此今法

農忙停訟所始

贊吹洞簫 如注簫之無底者按王褒頌曰原夫簫幹之

所生于江南之邱墟洞條暢而罕節標敷紛以扶踈是洞

簫以一幹無節故得此名博雅謂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

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聲 從注中贄說則度讀本音然班之文義

先度而後被之于歌則應說爲謬也

賈薛韋匡迭爲宰相 顏師古以韋爲韋賢按韋賢爲相

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元成也

成帝純宣帝受之字曰太孫 漢諸帝高祖宣帝光武興

于民間以字著。獻帝遜位，字亦著焉。唯成帝之字，則以古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傳爲字。後世遂目世嫡皇孫曰太孫也。

建始四年，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司隸校尉天子尚以南輦轂而中人得以殺之，豈非祿去公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劉向校中秘書孟堅大誓于帝，紀尊經籍也。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王章不言爲王鳳所害于體例不能一也。

鴻嘉四年，被災害什四以上。至思稱朕意，如此則雖遇凶災，尙可不至流爲寇賊，亦治標之善策。

始二年，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至萬錢以上，一年加

安... 書... 金受言... 矣... 矣...

得至關內侯此亦不至甚濫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建始二年罷雍五時至此始

復而于後年總書之

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

年矣以無繼嗣故出之也

綏和元年詔曰朕承太祖鴻業 至其立欣爲皇太子 以

此詔文觀之哀帝背太宗顧私親其罪于是爲大因此傷
元后之心奸臣煽惑借以竊權國之將亡未有不基于倫
紀不立者其微則又自成帝昧夫婦判合之重賤者得以

色升自貽絕嗣并及宗社也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爲新
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適相符會終成禍胎豈偶然哉

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 馮參有賢名而此

時不固讓宜鄉之封他日傳太后修怨幾至覆宗亦自昧

其幾也

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爲大司馬 票騎將軍疑不當
有大字

贊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謂有其容爽其德也

哀帝紀由宅亡限 至皆無得過三十頃 哀帝行限田之

制本善王莽之行王田蓋務以祈勝而致不便于民也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

爲父母行服三年達禮于是焉廢其予寧者不過自卒至

葬後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旣許博士弟子予寧三年何不

推之旣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

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宦豎不便

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

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服也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自此而王氏家施漸及民矣

二年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去定陶而直稱恭皇以太上皇爲比也

待詔夏賀良等至宜改元易號 張衡謂識起哀平則夏

賀良其漢人內學之祖歟

平帝紀諸有賊及內惡未發至不以小疵妨大材 此莽

羅致屏棄不齒之人被以望外過恩使爲己用耳莽謂諸

有賊及內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謂若必廉

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篡賊所求往往必于其類

以爲此屬皆計不反顧不得不奮効嗚吠以圖富貴一時

乃可惟我所使也

元始二年論說江湖賊至送家在所收事 收事猶今編

入里甲當差

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自周衰學廢至王莽復天下皆立

學 官稷似瓚說得之

五年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至致教訓焉時諸侯王皆
同編戶民無足憚者然以十餘萬之衆慮諸劉相結起事
故陰置其所厚黨於王氏斷喪公室者陰檢束之非教訓
其人也

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出媵妾歸家得
嫁者莽欲階此奪孝平皇后之志賴其女賢耳凡奸人爲
一善事亦必爲其私故可誅也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一卷

紀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二卷

長洲何焯肥瞻

諸侯王表周公康叔建於魯衛至亦五侯九伯之地左
傳但言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非兼有其地蓋班氏誤也若
魯衛各數伯卑則以方計之耳

被竊鈇之言竊鈇事必出諸子書注中應說近之而不
詳顏乃迂謬

王子侯年表王莽擅朝偽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王孫
畢侯則近屬無不分裂無復大藩之可懼矣

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例正而嚴

號諡姓名此姓字乃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
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權歸于下不
思莽偽褒宗室居攝愈多班氏固云非正弗錄無在此表

者也况此表自孝昭以訖康平前此者安能曲傳私說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禮記武
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陸德明云黃
帝姓姬君奭其後也故燕齊並稱

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從其尤者亦非以三人
一人爲限注孟服二說皆失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將帥受爵至續元功次云以應
本約故亦謂之功臣表可續元功之次也元功卽指高惠
高后孝文功臣所謂以昭元功侯籍者也

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至是以別而
敘之 皆不應功臣本約不可續前二表之後故別之爲
恩澤也廣博言其濫

百官公卿表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天子六卿大國三卿猶之大

國三軍半于天子之六軍也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

太尉秦官 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按宋時以太尉爲武官相呼通稱本應氏說

奉常秦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責也

郎中令秦官至更名光祿勳 當從注中如淳說勳讀闡今聞越間猶有此音下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亦以在宮門內耳

僕射秦官至有主射以督課之 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秦官不徵諸漢書乃反附會周制耶以射爲讀如夜音者尤謬

宗正秦官至更名宗伯 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爲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爲宗伯不謂之宗正按宗正亦謂之

宗伯王莽緣此以改官名應說非無本但是後儒曲說與周官不合故班氏斷爲秦官

中尉秦官至更名執金吾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

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衣衛指揮使爲大金吾以所領官按御仗中持此云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至舍人庶子先馬舍人屬二傅則

賓友也

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御羞與禁圃連

類而言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說在藍田者爲近不得如

師古指御宿川以當之也

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

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如師

古以下文胡騎比例也

元朔五年不書列將軍按此年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

不書脫漏於三劉後也

元狩三年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 按史記表湯爲御史

大夫在二年此疑誤

古今人表 今人則褒貶具于書中雖云總備古今之略

要其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師古謂不表今人其書未畢

故也恐非

而諸子頗言之 至故博采焉 此班氏以史遷但考信六

藝猶有踈略故復著此表存其大都雖百家所言不遺其

人也

禮樂志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注享國五十九年故云

壽然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如五行志劉向傳言高

宗百年者非一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 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

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也按周樂在魯故制氏

猶傳其聲律

周有房中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按有曰字爲是蓋相傳唐山夫人云然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曰本舜招舞也義同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 按武帝始立樂

府此樂府令疑作大樂令

采詩夜誦 師古曰其言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誦也按夜誦與秘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云昏祠至明蓋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于天神地元故先教之夜誦以肄習樂章也

西顛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續猶嗣續也不曰登新而曰

續舊善言天地生物之心矣

元冥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書所謂

朔易者其義如此

丞相匡衡更定詩六章 詩甚凡鄙乃欲更定相如輩所作不自量矣

天馬以下十章 天馬之歌雜以析醒之語臚于郊祀其如樂何

景星空桑琴瑟結信成 空桑琴瑟見周禮大司樂夏至

祀地祇所奏也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至所爲發憤而增歎也

後之作史者於本朝制作能昌言以折其衷若此者罕矣

刑法志一，同百里至是謂千乘之國 百乘千乘惟此及

康成注周禮爲審宋儒以百里出千乘後人并以十里出

百乘謬矣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至修武備云 七語中括盡一代

兵制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至帝王之極功也 此兼爲建武以

還悉罷郡國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歲時不講肄武備
言之

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至用重典者也志中雖序
甫刑而無一言及于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
鞭朴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罰鍰以免
衰世敝法不可以訓故從削略而於蕭望之傳中駁難張
敞之議致其意焉

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此平刑之本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三者實相爲表裏

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 至於平刑而又必得其
人斯民實被其澤非徒爲寬柔姑息縱舍有罪而已

其減笞三百曰二百至畢一罪乃更人 隋行新律除訊
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枷杖大小皆

有程式蓋亦本此 今行笞五則更一人宜禁止

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 選張釋之爲廷尉招進張湯趙
禹之屬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大書治亂得失以爲法戒
非獨文章照應之法

上罪桔拏而桎 卽所謂身親三木也

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 按今俗頗有此弊然盜得
財而未傷人者戮起意一人而流宥其餘固得古人用刑
之意專殺者必有報虐之陰禍不可不戒也

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 周禮載師注引此作農民戶
一人已受田脫一字則文義不可曉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 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
擬天子之太學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 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以下不過戰國權宜之計又李商末流也以術籠取富民
使粟入於官錢歸於農苟使目前詭爲兩利數年之後爵

不足重富亦無餘進修賣爵之令應者漸少至於裁價招
民國體大壞又其窮也不得不趨丐奪而告緡鹽鐵之徒
出矣洪範傳說有作爲姦詐以傷民財豈非晁氏作法於
貧乎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 爵罔及惡德可以
入粟得之火主礪世之柄去矣况復入粟郡縣不顧其後
乎以中鹽變易賣爵明制爲最善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 誘民入粟而勿收
其租豈非欲取故與朝三暮四之術乎是故漢文之除租
不如三代之什一也

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 至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
矣 自高帝以來儉素之美至景帝稍改前此五六十
年未嘗以天下爲樂也漢祚之長安得不差肩三代乎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至固其變也 人人自愛以下管子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於是罔疏而民富以下孟子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之弊也禮義不明則淳厚之俗未幾而散故霸者之治易興亦易衰難以維持經久也見稅什五 如今者計所收彼此均分吳地賦重則有不止於此者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 以人輓犁似始於此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至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此卽後代和糴所本

二年齊地饑至毋與民爭利 常平倉猶微寓損上益下之意何謂與民爭利此諸儒毀所不見耳穀石三百餘正爲常平法但行於邊郡關東未遍也

漢氏減輕田租至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 王莽亦仿董生之意而不度時宜行之過當遂擾天下

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

鍾之臧臧緡千萬 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
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
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此中卽兼
寓斂散民粟之術矣

公孫宏以宰相 至然而無益於俗 奉已而不在民所以
無益於俗也

益廣開置左右輔 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

式旣在位至上不說 卜式始進不正一旦更弦誰能聽
之

不敢言輕賦法矣 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
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願經常法
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租稅 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 元世祖不
師此意而承襲趙宋之會子金源之交鈔亦不善變法矣

哉

樂語有五均 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其樂語之所本乎

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民姓所出者以爲宗

師古曰宗宗人按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禋于六宗 師古以乾坤六子之說爲是按六子乃所畫之卦象豈可指爲六神乎天宗三地宗三則與下山川重複要之孟說爲長

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史記作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注狸一名不來

冷七十年而伯玉出焉 師古曰七十當爲十七今史記

舊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當据史記刊正者甚多不止七十之爲十七也小顏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及博求

是正耳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至不可勝數也 此一段是秦漢淫祀根柢亦此志之樞紐也

薄山者襄山也 襄山當從史記作襄山揚雄河東賦爪華路衰

而雍有日月參辰北斗 卬馮曰二十八宿既已行而又言參與北斗衍字也按參卽叁字謂三辰也仲馮誤以參昴當之耳

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無黑帝者秦自以水德當其一也

漢乃水德之符河決金隄其符也 河決豈佳事

德之符乎 是作涅陽 一作廟以 禮甚矣置

妄人

不學之暴

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 此人主自改元之始不祥莫大焉

古天子常以春解禡 解卽祓除也張晏說是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今人謬以少翁事爲李少君誤始於長恨歌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至曰狩云 自改元已非而又阿諛附會之漢廷亦可謂無人哉

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 按功臣表樂成侯爲丁義元鼎五年大坐誼罔腰斬義亦坐言五利不道棄市此志作登互異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此天子女亦稱長公主以衛主妻大者令爲親屬如大所言也

皆嘗鷓亨上帝鬼神 師古曰鷓亨一也鷓亨煮而祀也

按鷓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亨祀字也一之者非亨音香兩

反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封君七千當如注中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又慮有斥其妄者故下文又有斷斬之說凡進邪術異端未有不欲假此以竊刑賞二柄者也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遇 恐其言不驗被誅故遠其期於

百餘歲卽後言非少寬暇神不來之意

其秋有星孛於東井 至天其報德星云 以彗孛爲德星

紀一時阿諛兼以明封禪無益也

明堂中有一殿 至名曰昆侖 依古名而其制度之不經

若此

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 至宜於長安定南北

郊爲萬世基 後世郊祀之禮稍存古制者貢匡之所貽

也

大地以王者爲主 此語乃參贊之本中庸之蘊也

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 梁晉秦荆之巫不當罷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 至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以子政而
爲此言學固不可雜耶

莽遂宓鬼神淫祀 至語在其傳 以莽事終之者慎東京
之主有藉口法祖宗復爲武宣之淫祀俾其鑿於莽也
天文志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
水 今西人竊金之散氣一語謂雲漢者乃衆星所聚而
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爲古入
之誤則又妄矣 孟康注水生於金一語亦失本義在地
成形莫大於水故聚精而成河漢之象耳凡星皆金散氣
何以上云其本曰人不曰其本曰水乎

長庚至天曜而見景星 天曜而見景星當屬下條

五行志籛陘洪水汨陳其五行 天一生水水失其性則
五行由此皆亂其序列也

今高廟不當居遼東至於禮亦不當立此貢禹匡衡罷

諸廟所本

視親戚貴屬在諸侯至承天意之道也此卽呂忠舒不

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者董子亦幾得禍以故言不可不慎

也

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此邵子金生於石所本

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至通儒以爲違古制五行

傳本向歆故紕毀廟之議

過河陽主作樂河陽當如外戚傳作陽阿注家未及并

此舉正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水至欲以說下此乃由臣下殺不

時之象非爲行寬緩也

書序又曰五行志已引書小序則孔傳乃真西漢古書

月爲歲首今食於夏正之四月雖變之大者月固

同也

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言十二州者此最爲得之經師相承以爲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厥田中下賦貞師古注州第九賦亦正當也按賦乃與出正當不謂與州也鄭康成曰其賦中下其不曰同者避乃同之文

浮於淮泗達於河河讀作荷說文荷字下注云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兼引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也

滎波旣豬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云泆爲滎非水名

東爲北江入於海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

而入海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氏削去得之錫土姓師古注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按因以爲姓所謂以國爲姓也

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周禮注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梁屬於雍猶幽并之屬於冀也

寤曰五湖師古曰五湖在吳按具區在吳旣爲藪則五湖不專在吳明矣

京兆尹船司空百官公卿表都司空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船旣司空所主兼有罰作船之徒役皆在此縣也

左馮翊高陵左馮都尉治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

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蓋左馮翊治長安城中故左輔都尉治高陵也

太原郡

有家馬官

咸宜傳云衛青充使買馬河東太原

家馬官其以此時置耶

河內郡溫續書郡國志溫下注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孟堅不載豈爲此耶

陳留郡濟陽

莽曰濟前

光武生於濟陽官舍莽更名濟

前其北也

汝南郡慎陽

師古曰慎字本作慎音真後誤爲慎耳今

猶有真邱真陽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關駟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今合馬伏波傳觀之知小學壞於王莽之亂矣誤以水爲心亦或因汝南更有慎故

常山郡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

北谷卽飛狐口後書

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

狐

勃海郡南皮 莽以南皮爲迎河亭殆因書有同爲逆河

之文故并以是名郡也

鄙 世祖卽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

禾成則秀莽之更

名若兆之矣

平原郡阿陽 按外戚傳注當作陽阿傳寫誤也宋本監

本亦誤阿陽

北海郡平壽 應劭曰古埧尋今埧城是按埧尋當在河

南瓚說是也旣云太康居埧尋築亦居之安得無豫夏國

之都乎應說因下崞縣而誤

琅邪郡柜 根艾水東入海莽曰被同 根水經注作柜縣或以是得名

縣西南有柜艾山莽曰被同四字疑被下注誤入柜下

丹楊郡丹楊

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按左傳子革曰熊繹僻

在荆山則云在枝江者近之蓋丹水之陽非此丹楊也班

氏誤

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

按羅願新安小志蠻夷中蠻中

乃率山之說仍衍夷字

廣漢郡涪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與剛氏道班注

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互異疑有誤

巴郡墊江墊許氏說文作𦵏從衣不從土此傳寫誤

胸忍胸忍字書作胸𦵏胸音蠡與顏異說文有胸字無

胸字

金城郡

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平紀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

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羗豪良願等獻地爲之

非改金城故名也注疑有譌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郡

下耳

允吾

莽曰修遠

允街

莽曰修遠

一郡不應有兩修遠疑

注中有訛字允吾注修字監本半刻爲食字豈飭字耶

五原郡西安陽

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

後郡國志西安陽北有陰山注引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

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

陽山

漁陽郡雍奴

水經注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

不流曰奴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

屯真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

真番郡臨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二郡可以意推也

南海郡中宿

有涯浦官

官字疑當作關唐書地理志廣

州滇陽縣西南有涯浦故關

日南郡比景

比疑讀爲背關駟曰比讀陰庇之庇影在

已下言身所庇也見水經注

趙國邯鄲 後書光武紀注云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則張晏注中衍一鄲字

中山國北新成 河南有新成故此加北

河間國 應劭曰在兩河之間按兩河當卽指滹沱河滹沱別河言之

長沙國收鄙 訛以攸鄙二縣爲一脫音收二字注直書攸作收北宋小字本上音收二字在音鈴下則皆孟注也韓地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所謂儀百物也

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 北新成屬中山國非涿郡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雖仁賢之化亦以簡而嚴故

齊地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故漢三服官在齊其一在陳

留之襄邑

其中具五民云 賈於其地者多故有五方之民

吳地謂虞仲夷逸 師古注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於

蠻夷而遁逸也然以論語叙述逸民之例求之夷逸自別

爲一人

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 自下衍太伯二字

粵地其君禹後 至云封於會稽 西漢會稽一郡吳越共

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叙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

溝洫志禹堙洪水 堙之者繇耳

同爲迎河入於勃海 臣瓚注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

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按更注勃海者當在周定王五

年河徙之時若始於元光二年則下不得云復禹舊迹矣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 多鑿

井則可以灌溉此法行之尤便易而有漸非若大役難興

也金史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規畫水田部民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惜當時未及盡行平陽邳沂則仿井渠而有效者也然并非極深亦不能蓄水

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至不離此域古說九河在沈

之境不在冀東據沈有九河旣道之文也然禹貢又言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大陸卽今鉅鹿又遙而北其非沈境可知許商謂其三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者是也惟其北載之高地又分泄之使不盈溢則沈居下流可以無被泛溢故原本九河旣道爲沈地降邱宅土之由乃互見之文施功實在冀州東北包舉於恒衛旣從大陸旣作二句

之內耳 按杜佑通典以魏德滄三州屬古兖州舊疆則九河之地實在沈境大陸又北於唐爲德滄二州於今爲河間府之地也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 二語不愧明禹貢

蓋隄防之作 至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商周行水皆法禹之智不立隄防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 至迺無水災 禹疏九河所以防猥盛放溢之患蓋以河復受東北諸水非一道所能容播之爲九則清濁可以分流卽空下流近水之地勿爲官亭民室之意若入海則止由一道然後能括除成空而無貯淤之患故經云同爲逆河入於海此四人之說當合而用之乃盡治河之要而關並韓牧王橫三條考其實則土爲一說今若能仿此意而行則河可免百年潰決之患至於入

海之道但當隨其所向專注一口聞議者乃不廣其容水之區徒欲多穿入海之空其母乃兩失之乎 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此卽近代刷沙之說所本也

藝文志於是建臧書之策 文選注載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宏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卽此所謂藏書之策也

易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隋書經籍志云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詩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前叙六家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 師古曰卽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凌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

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惜乎
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注中韋顏說皆出於鄭康成

禮運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宋儒朱子取注中瓚說以
下文求之固皆謂儀禮也

春秋世本十五篇

古今人表權輿於世本

小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字
書當以此六者部分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今訛字必飭行蓋其遺意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梁庾元威云漢晉正

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

不如是其第九章論籒信京劉等郭景純云籒信是陳籒

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

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章則自八

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威景祀皆未覈論至此爾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鬼謬甚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誤以武爲湯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託之書皆入小說弗爲弗

滅斯舉衷矣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

之上而介於壽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

不知始於何時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卷表志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二卷表志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三卷

集 淵 何 焯 此 職

陳勝傳趙王將相相與謀曰至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將相與宋義之屬皆戰國之餘謀初無遠略所以皆敗死無成韓廣王燕又效尤武臣者也

今假王驕至因相與矯陳王命以誅吳廣 田臧誅吳廣而敗項羽誅宋義而勝材固殊也

項籍傳迺教以兵法至又不肯竟 魏文志兵法形勢中

有項王一篇而黥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蓋治兵置陣是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故其後往來奔命卒爲人棄其屍而路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卒二萬人度河敗鉅鹿至擊秦軍

汙水上。鉅鹿之役，與昆陽不同。昆陽無而不整，天人交助，致死一戰，莽師奔潰。鉅鹿則秦將習兵，畏圍先合，當陽君蒲將軍雖小挫，其鋒未有所損也。苦戰至九絕，其甬道而後，南北不能相救，章邯畏縮，王離偏敗，始解鉅鹿之圍。楚益進，秦益却，復大破之。汙水乃降其二十萬眾，克敵之難，蓋亦古今僅見也。蘇角當是章邯裨將，此役當合陳餘傳觀之。楚人既連勝，并破章邯，於是諸侯亦皆縱兵擊秦，乃虜王離也。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殺義帝，弔漢以東六之端。

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田榮首難，且連彭越，橫又繼之，爲高祖驅除功，莫先於齊也。

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南從魯出胡陵，羽不急爭關。

中者以漢去彭城遠，齊梁逼處也。故擊田榮，則留久而漢入彭城，擊彭越，則再行而漢破梁，湯東靈西馳，使漢得乘。

其敝不知輕重先後故耳

迺爲高祖置太公其上

至羽從之

此事獨見之羽傳得

體

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

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

魯公爲次將被以魯公號正以正楚君臣之分終擊楚之
弑義帝者之實也

陳餘傳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徙民夷城恐兵去而

還復爲趙守也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辱王也

高祖嘗從耳遊高午故等夷客也是以怒

田儋傳還攻殺濟北王安

項羽傳云彭越擊殺濟北王

安誤也此云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案越傳亦

止云下濟陰以擊楚

韓王信傳

楚漢春秋韓王本名信都見史通按信都之

信與申同然則當讀爲平聲與淮陰侯名異也小顏引臣表留侯下亦引之

增世貴至不能有所建明處事英主大抵用此術

蓋又張安世之次也

韓信傳請言項王爲人也三考可俟繼而定也韓信

用兵古今無及者然不通知彼已耳

不聽廣武君策至乃敢引兵遂下或問使陳豨果勇否

武君策信必不取遂下將如何曰留張耳以意襲之東兵

取燕繞出其左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至立漢赤幟二千此即廣武君

兵法用之於對陣者也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下次也足下

古今不出此語

彭越傳西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擅將兵者

雖拜越爲魏相國平伊台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黥布傳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布兵旣破乃間行

歸漢今方全有淮南南面稱孤安得預要之杖劍歸漢劉

氏寓言之疑爲不徒也

吳王濞傳方今爲將軍計至破吳必矣 鄧都尉之謀卽

師高祖破黥布之餘智唯以梁委吳則因乎當日之事勢

也

楚元王交傳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

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按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粥也與酒異

不用麴也

德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起

居無狀卽丁外人私侍蓋主事中薄之醜故御史劾以誹

謗

向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

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

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

此向字當作更生史駁文

下太傅韋玄成

至更生坐免爲庶人

貢公共劾更生亦

平生之累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飛龍以喻賢人師古以爲聖

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此後儒釋經之固

亦非向引易本意

歆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

修左氏春秋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歆欲建立左

氏春秋是以推賈生

外內相應

內謂陳發秘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生遺

學

以陷於文吏之議

脅以吏議則反淺矣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

至

後事皆在莽傳

載其改名

於哀帝之時所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卒爲
王莽所殺不得以佯愚忍垢志存匡復爲解也

贊劉氏鴻範論至古之益友與多聞指上鴻範論七略
三統歷譜言山陵之戒指明梓柱則加以直諫也於今察
之謂赤眉之亂無不被發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
之而獨申言向之直諫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季布傳布果大怒待曹邱至布乃大說既爲俠則其交
必雜此曹邱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弟季心至聞闕中漢初游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
自田竇既敗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魁矣

樂布傳於是嘗有德厚報之至號曰樂公社至於燕齊
之間皆爲立社則其爲政必有過人者不忘恩怨乃小疵
也

田叔傳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樂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

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
休息也

贊及至困厄至其畫無俚之至耳季布能死則君臣之

義震耀於千載之下區區爲一時名將何足以方之槩以
婢妾賤人者是讀論語而未明孔子之本意者也

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迺給泗水卒史

以乃字觀之則何因事辨乃得由縣主吏掾給郡卒史也

何進韓信至使給軍食進韓信是謂致賢填撫該養民

之事諭告使給軍食則收用之事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史記作發蹤洪景伯隸釋引

漢碑多以縱爲蹤辨顏注爲非

曹參傳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居敬而行簡儒者何嘗

不清淨乎

擇郡國吏至卽召除爲

史

謹厚長者其爲

乃

務與秦吏相反年又長大非唯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
烈之害必事事思順民情與之休息也

贊何以信謹守管籥 鄒文終侯以信謹武鄉忠武侯以
謹慎一代宗臣之家法也

張良傳東見倉海君 注中晉灼以爲海神可備詩料乃

因老父爲黃石復訛倉海古是海神也

臣聞其將屠者子買豎易動以利 沛公後以陳豨將爲

易與猶良故智也

漢王下馬踞案而問曰 楚可破也 固陵之議權與於

下邑矣

因舉燕代齊趙 代宋大字本亦誤作伐此顯誤非班馬

與同處當刊正

酈生日昔湯伐桀 楚必斂衽而朝 此項羽之所以敗

者所謂老生之常談也自齊桓晉文以來已四百年豈有

拘守此轍有混一之規反紛紛樹兵乎

周勃傳上廢栗太子亞父固爭之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

節乎 亞父非唯真將軍乃真宰相也

樊噲傳從擊秦車騎壞東 此秦字當爲雍史駁文

酈商傳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此復云賜商爵信

成君當卽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姊臧兒

也按外戚傳武帝卽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則當如

監本汪本無姊字爲與汪合寄欲取之蓋臧兒更嫁田氏

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

周昌傳初趙堯旣代周昌爲御史大夫 至迺堯罪 趙

堯擠昌而代之位自以至巧不知其禍乃伏於此所以爲

刀筆吏之智哉

酈食其傳臣聞其下迺有滅粟甚多 聞之中州人云秦

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故曰聞其下乃有藏粟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此似後人依托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魏王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勢乎燕趙已定卽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無事距守壺關近太行之道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

婁敬傳迺營成周都畿 至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周公營洛止以爲朝會諸侯之區非遂居之也則道里均之說長無德易亡不欲阻險乃後世儒生推測聖人之過周公本意夫豈然哉然言此於禹湯之前著都洛之非便則易以入耳矣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至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至武帝乃使衛青奪取其地爲朔方郡

叔孫通傳號稷嗣君 稷嗣君當謂如六國時稷下也注

中張晏說非高紀載孟康注以爲邑名者亦非爾徐廣注

史記得之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此言亦未了盡非

淮南厲王傳大王欲屬國爲布衣 屬國當謂傳國於子

息夫躬傳方今丞相王嘉 至何益禍敗之至哉 此真妖

言橫議非所謂憂盛世而危明主者比

游曠迴兮反亡期 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非也乃高

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

如其文者指上寃頸蒼翼若爲其萌兆耳

萬石君石奮傳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至

上史記有更字若一時有十三人爲二千石慶安得全

周仁傳溺袴期爲不潔清 爲郎中令侍中不致溺乃爲

小袴以藉慎之至也

賈誼傳股紛紛其離此郵兮至何必懷此都也 但以自

譬則皆道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注顏說贅矣史記故作

辜文義尤明股者盤桓不去謂未能遠乎濁世卽下懷此

都也當從蘇音作槃

病非徒瘡也至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如此則數傳

之後文帝子孫亦日疏矣又將發憤於蹠戾乎數言似昧

大體 惠王當作哀王文帝元年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

故曰今之王者兄子之子若惠王乃文帝親兄也前人皆

不覺其誤 通鑑惠王下有之子二字正與前親兄之子

句相應刊本脫誤耳

爰盜傳陸下居代時至故病死 盜之所言縱橫抑揚雌

黃在口所謂佞人亂義者也

郎署長布席 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

子幸暑也如淳注恐非

亡何 猶言亡問也對上刻治句

吳楚反聞至宜知其計謀 是時不直錯者必已多矣及

反聞既至錯不亟亟籌兵食進賢智乃先事私仇此固舉

朝之所切齒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

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公幸有親吾不足累公 蓋艱險中有此語人所以爭爲

死

遁之楛生所問占 秦時楛生景帝時猶以術自食

鼂錯傳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爲將者

必先使卒服習器用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言得地形

者蓋當文帝之時去創業未遠沿邊之郡士皆習戰特不

知險易異備故中國長技雖多而不能以長制短皆昧於

影使之然耳得地形則險易異者可講盡國

器用之長匈奴惟我所制矣此巧拙門所以首論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至有背畔之心恐文帝懲秦成
創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先將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明
白然後議者不得而撓之也

以計爲之也計爲之言自計亦爲利而願爲之也

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孟堅蓋亦不
滿斯對言誼已死者所謂無豪易高也

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錯此舉亢而踈其不敗幸矣
學刑名而不先自律於無過耶

誠令吳得豪傑至故相誘以亂當文景澤被海內之時

而反誠豪傑所必不爲盜言知大計非徒一時爲諛以投
主意

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至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卽叙

鄧公語爲斷案

公卿言鄧先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師古以鄧先爲先生者是也

汲黯傳至如見黯至其見敬禮如此自爲太子洗馬卽以莊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以得此於君臣之際也

公爲正卿至而公以此無種矣紛更高帝寬大之約束而以嚴急苛細繩天下使民犯刑不已迫而爲盜故罵爲當門誅無種也

大將軍青旣益尊至遇黯加於平日武帝元舅猶爲揖客况大將軍以后弟暴貴乎此亦非如袁盎之徒色莊以取名一朝故衛青敬信之也

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懼梁楚之間有變以黯鎮定之耳此固重寄也

賈山傳又爲阿房之殿阿房注中後一說近是然史記

始皇本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并近也之解爲贅其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鄒陽傳懸衡天下注中如淳說正與下句詞義相屬宜從之

然則軻七監本亦無荆字以注尋之是也不必以史記添補

齊人公孫瓚濟北王曰公孫瓚事與鄒陽相似李連書之

枚乘傳禍生有胎至先其未形也時吳王初怨望故以

禍生有胎言之漸靡使然若所欲爲而長禍胎者也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變所欲爲而絕禍胎者也石稱丈量則深

計得失之全言諸侯反天子從逆必凶不可區區較量形

勢利鈍當舉其全以論之乃其間轉禍爲福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生注願大王孰察焉 前篇儒者之文此作
迥別高下劉攽以爲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

臯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 奏賦戒終有詩人之
則非徒俳偖嫚戲也故云善於朔

路溫舒傳廷尉光以治詔獄 按百官公卿表元鳳六年
廷尉李光注云解光誤也解光成哀間人仕至司隸按尉
亦非廷尉也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 霍光旣推上
官之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
改前世之失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尙存立論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當以杜延
年黃霸傳中語參觀之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霍山言諸儒生喜狂說妄言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

反霍氏之政也

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

生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福後又於贊辭致意也

田蚡傳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至而免丞相嬰

持之太迫往往難作此亦沾沾自喜之效也

而嬰失竇太后至諸公稍自引而怠驚 一念所激相毆

致禍此自喜多易不知時變而妄動之鑿也

灌夫傳夫不好文學至橫潁川 以夫所行雖廉潔無玷

猶將不免况自蹈於法所必取乎

兩人相爲引重至恨相知之晚 嬰與夫以氣合亦勢交

也雖無田蚡二人他日或偕復得志轉以爭權利相傾軋

耳

夫愈益怒至語侵之 不以服解前何恭遠怒且侵之後

何倨進退無據欲爲好而反致卻與魏其之強夫往賀一

也

魏其子嘗殺人至由此大怒嘗讓相位又活其子田於何有不饜其欲耶當此時魏其特恥於以勢奪之乃其身固未能超然於勢利之外則因所處盛衰以爲屈伸者所以自保而待彼之衰也惜其慕儒術之粗不學黃老耳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安國行五百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已

劾繫都司空 嬰外家故繫宗正屬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 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

五年十月悉諭灌夫支屬至欲殺之竟死 史記注徐廣

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司馬貞曰按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按是時雖以十月爲正月然未嘗改時故紀書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續書云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是此傳但誤以四年爲五年

其云十月十二月皆是也司馬貞之勘校審矣

迎安霸上謂安曰至厚遺金錢財物蚡爲太尉多受諸

侯王金私與交通其罪大矣然安之入朝在建元二年武

帝卽位之初雖未有太子而春秋鼎盛康強無疾身又外

戚非王誰立之言狂惑所不應有疑惡蚡者從而加之

韓安國傳從行則迫脅至人馬乏食此老謀而深見兵

勢之語

安國爲人大略至皆廉士賢於己者唯其素貪故捐

廉恥而以五百金遺田蚡也其能舉廉士殆亦因當世所

取舍耳

安國旣斥疏至會其病卒安國將相而顛墜壺遂亦將

相而病卒事適符合故於安國傳末終言之亦悲其命也

深中謂存心深厚

贊然嬰不知時變至待時而發太史公旣云皆以外戚

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其
區分兩人賢不肖尤核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實事求是 四字是讀書窮理

之要

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凡經獻王皆立

博士此二者以王朝未立其學故特著之也博士謂毛公

賢公

王身端行治 至宜諡曰獻王 獻王策諡之辭哀崇若此

五宗世家注中杜業之語知其無稽

後元怒少史留貴 少史卽少使外戚傳有長使少使主

供使者

中山靖王勝臣聞悲者不可爲彛歎一篇 此對疑亦文

上寓言非當日辭令也

李廣傳典屬國公孫不邪爲上泣曰至恐亡之 昆邪乃

可謂愛材矣按公孫賀傳北地義渠人賀其孫也

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

固不過終於偏裨矣

故怒形則千里竦至數歲不入界怒形則千里竦言當

使敵國畏之如是報忿除害報盜邊之忿而大創以除民
害責其立功自贖毋徒謝罪非謂素有嫌怨者不妨殺之
以快忿也及匈奴數年不入右北平則功亦多矣故武帝
遂不復問斬尉事

廣出獵至終不能入矣呂覽精通篇云養由基射虎中

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與此相類豈世因廣之善射而造

爲此事以加之歟段成式亦

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是孟說仍音

所角反則譎數爲不字者非

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按廣失道非喪師也軍曲

折上衍失字史記無

後見白廷玉湛淵靜語與予意同

李蔡以丞相

至當下獄自殺

先叙李蔡而後終李敢事

李陵傳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以圖爲信也浚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威塞北踈矣

軍居兩山間

上云東西浚稽故云居兩山間

期至遮虜部者相待

遮虜部在居延

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

至母弟妻子皆伏誅史

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

不同

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衛律爲丁令王使人盜之

以困武冀其終降以分謗也

王必欲降武

時陵爲右校王故因其稱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 士未有不廉而能著節者也

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至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陵之降則書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媿武傳末則係以圖畫形貌列於方叔召虎其爲勸懲也至矣

自丞相黃霸至以此知其選矣 極淋漓之趣

衛青傳青至籠城至惟青賜爵關內侯 以深入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明年青復出雲中至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出雲中則

若向單于庭者忽西至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也劉敬傳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瑕紆患是役爲得勝算矣

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至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 匈奴

右賢王怨漢兵侵奪其河南地數侵擾朔方此出專以擊

走右賢王終前功也。前出雲中而忽西焉，知不出朔方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石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也。不著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

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至犇降單于。趙信爲前行，雖與右將軍并兵，後繼未至，故衆寡不敵而敗。

閔安曰：不然。至不當斬。閔安議是。

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至不亦可乎？青語固保身之法，於將略則非也。將但當明功罪所歸，使建果當斬，何嫌於專戮乎？

霍去病傳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將字衍史記無之。是歲失兩將軍，至青賜千金。於此傳中終青與蘇建事。

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至。過當兵勢分則。

易敗是役，票騎西出北地，幸士。

其能舍服知成而止，則不過疾。得無敗然，詔書。

能有功。

也東出者爲左賢王所圍雖名將幾沒匈奴中矣

去病乃馳入至盡將其衆度河 此舉實有膽智生平之

功最大

去病始爲出定襄至令青出定襄 代郡雲中皆直單于

庭太將軍出定襄反遇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徙非故所居地李廣傳云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與始時捕虜所傳者不同是役若二將合兵票騎率力戰深入之士窮追則單于敗散之餘幾可獲矣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此五千騎乃遊軍也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至西北馳去 時單于止以精兵待幕北與漢兵多少不相當漢又未罷戰必不利漢已縱左右翼繞之不去必爲所取故冒闕走也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百而還 云得匈奴積粟食軍明所齎糧亦已盡故留一日卽還此不能深入久留之驗

也下詔書言稟騎之功亦云取食於敵早行殊遠而糧不絕蓋絕幕深入車重必不相及輕齎有幾其得敵糧乃所謂天幸不困絕耳後之行師者慎無自犯此敗危之道哉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青出塞千餘里追單于又二百餘里而歸而去病出塞二千餘里由力戰深入之士皆屬之也

兩軍之出塞至不滿三萬匹稟騎太深入則東軍馬死且盡也書馬死之多所亡士衆可以意求此史家隱顯互見之辭也上文固云殺傷大當

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荅淮南王問參觀乃備不可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即出太史公淮南衡山列傳也

起冢象廬山云廬山當作盧山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上

文象神連山例之白明

趙破奴傳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 戾太子傳太子

未斬江充衛伉先坐巫蠱死

贊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至何與招士 此言得之其言

主父偃滅宣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也武帝雄猜拔擢

一人必欲恩自己出丞相猶不敢荐士况爲將握兵者乎

董仲舒傳下帷講誦誼非禮不行 可謂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有漢一代醇儒矣

永惟萬事之統 統紀也總也注釋爲緒者非此處本意

觀第三策中統紀不終之語可見

春秋深探其本至而王道終矣 治亂興廢在已而德教

之被又必有序得其本而善推之則災異息而受命之符

自至先王所由以適於治盡乎此也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不誠無物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必

無冀也當與汲直之語參觀

選郎吏又以富訾漢初訾十筭以上乃得官景帝後二

年更令訾筭四得官詳見景紀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至可得而官使也上所謂英俊乃

能明王道輔世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

以儲郡守縣令之材承流宣化者也求之不可不廣

藝聞善言天者至必有驗於今四語荀卿性惡篇之文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至然後謂之君子此數語於致

知立志居敬力行無所不包

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董子所謂知

命以天命之性言之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昭烈遺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

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其天資之美合乎此矣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文致謂文敝之極也然致字屬下

句讀貢父希元之說並同似宜從之

夫天亦有所分予至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 上之人

去其好利之心以爲立教之本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當世

之務孰先於此此武帝所當虛心以改去其多而後仁

義可施者也其止言正百官以正萬民猶孔子對哀公言

在下位之意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至安能避罪 平準書酷吏傳相爲

表裏始終數語該之矣

今師異道至民知所從矣 謂放黜黃老申韓之說而專

以仁誼教化爲治也 揚子法言反覆數千言不出此數

句

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 公孫宏傳少爲獄吏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

贊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款之言爲然 劉歆末路

披猖班氏恐言以人廢故復以尊月言定者佐之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三卷

列傳